



上册

血屋

何鹰·著

沈阳出版社

人 物 简 介

- 韩小霞 美女。先后经历失身、献身、被强奸的命运。偶然当上“义匪”。目标：投奔抗日队伍。
- 胡 海 韩小霞部下。胡江、胡溪兄长。诱骗小姑娘失身。韩小霞欲愤然出走，众人跪劝停止。
- 李 壮 从色狼群中救了韩小霞，又将韩小霞强奸。后懊悔不已。暗中保护韩小霞，被鬼子砍去头、腿死去。
- 胡 江 胡海兄弟。匪。
- 胡 溪 韩小霞女友。部下。
- 霹雳婶 有正义感。在色相引诱下与小白脸汉奸通奸。
- 白毛狼 匪。霸占一“肉票”女孩，女孩与其手下胡一炮私奔，抓获后，白毛狼命令手下众暴徒当着胡一炮面将女孩轮奸。
- 邹一枪 炮头。暗恋韩小霞。窥阴时用手自慰。曾暗算韩小霞，后爱上“破鞋”夏花花。醉死。
- 丁 七 邹一炮手下。窥阴后被割去耳朵。
- 何一鸣 抗日者。韩小霞采用美女计小试何一鸣。双方暗恋。彼此献身对方。何一鸣欲将韩小霞引上抗日道路。在与鬼子格斗中同归于尽。
- 肥猪肚 色狼。韩小霞当众将其教训：用泥弹丸击中裆部。一

天，肥猪肚趁韩小霞昏厥时奸污了她。

韩老伟 抗日领导。拒认当上土匪的女儿韩小霞。

凤子 男扮女装的日本特务。以可耻色相勾引韩小霞手下肖六。居住韩小霞卧室外，集探听、窥阴于一身。特务身份被韩小霞识破，处死。

肖六 韩小霞手下饲养员。被凤子以“肉体”拉下水。处死。

长毛姑娘 妓女。心地善良。以下体多毛著称。曾是日本军官的私有玩物。疯狂爱上邹一枪，被其赎出。当邹一枪出卖众人后，绝望自杀。邹在其肉体上发泄性欲。

驼背汉子 抗日者。卧底于匪窝。

森田 日本军官。性虐待狂。

庞队长 汉奸队成员。要挟长毛姑娘以求一逞兽欲。被邹一枪击毙。

王大钧 抗日者。爱上韩小霞。

李二先生 抗日联络员。

白毛虎 白毛狼兄弟。设计俘获韩小霞，欲与韩私通，韩假意答应。蒙面人将韩小霞救起。被鬼子射杀。临死前曾要求韩小霞亲吻。

海上漂 匪头。

夏花花 “破鞋”。屯长以拉皮条者身份将其送给邹一枪享用，以表“救全屯人”之谢意。邹一枪欲娶夏花花，后邹醉死。夏疯，被流弹打死。

豹尾 匪。麻醉韩小霞，欲强行奸污。韩被救。

目 录

第一章	大自然和人体在同步骚动	1
第二章	少女失身于一个骚动的男人	15
第三章	女人长得美也要上税	34
第四章	获胜的经常是第三者	53
第五章	她向轮奸者开枪	73
第六章	老少鸳鸯与死神的接吻	93
第七章	美人试英雄	112
第八章	难过的女人关	133
第九章	血泊中的恋情	155
第十章	女人的胴体不容偷窥	176
第十一章	父亲拒认女儿的奥秘	196
第十二章	一对自焚的情侣	213
第十三章	神秘的逃荒女人	230
第十四章	女人这座山真难爬	250
第十五章	神秘的驼背汉子	267
第十六章	屁股和陷阱	287
第十七章	假女人的梦幻	307
第十八章	假女人遭碎尸之祸	328

第十九章	淫窟救妻	344
第二十章	调虎离山	363
第二十一章	对女匪首轻拨爱的琴弦	383
第二十二章	白毛虎暗算北方狐	405
第二十三章	草甸子上的婚床与尸床	425
第二十四章	土匪也怕母老虎	445
第二十五章	放荡女人的结局	465
第二十六章	为“破鞋”翻案的女人	480
第二十七章	因想吃天鹅肉而丧命的人	495
第二十八章	手足之间的大残杀	515
第二十九章	马背上的幽灵	535
第三十章	荒山孤女泪洒新坟	552

第一章 大自然和人体在同步骚动

春天是万物骚动的季节。

种籽在复苏。

嫩芽如刀剑一般顽强地拱出了地面。

人也在骚动。

特别是女人，骚动的更厉害。

春天是庄稼人最忙的季节。人们在为大地忙着播种，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干上一天活，回到家里来，真想拽着猫尾巴上炕。

为大地播种的季节，是庄稼人忽略了在女人身上播种的季节。因为他们过于疲惫了。

韩老伟尽管是一个十分强壮的汉子，但是为别人扛一天活下来，还得莳弄自己家在河滩的那二亩薄地。等到睡觉的时候，已接近晚上十点了。于是，他甚至来不及洗脚，一头倒在炕上就鼾声大作了。

女人的生命力似乎比男人旺盛。

韩老伟的妻子李娥今年三十六岁。生活压在她肩上的担子也不轻。白天帮助丈夫莳弄那二亩河滩地，还要喂鸡、喂鸭、做饭、挖野菜……总之，大半个家都要靠她支撑着。

但是，她正处在“三十如狼，四十如虎”的年龄，疲劳素和性激素似乎在以同等的速度滋长着。

丈夫韩老伟有半个多月没有在她身上耕耘播雨了。李娥很体谅丈夫。她知道丈夫是在忍受着超体力的劳动。他们共同挣扎在生活的贫困线上。

但是今夜李娥再也忍不住肉体的饥渴了。

她希望丈夫能醒转来，因为她和土地一样，也处在干旱少雨的季节。

她一咬牙，便脱去了自己的衣服。

她还没有到人老珠黄的时候。

她虽然过的是吃糠咽菜的生活，但是米糠和野菜偏偏有大量的维生素，使她的皮肤白嫩、丰满，富有弹性。她是天设地造的美人坯子。可惜，由于长年的风吹日晒，使她面部的皮肤有些粗糙，但是，仍不影响她那端正、秀丽的容颜。如果一个庄稼人能摊上这样的媳妇，就真是烧了八辈子的高香了。

可惜，这么丰满诱人的肉体韩老伟却因劳动过重而无法经常享用，以至于使李娥今天不得不采取主动了。

她将自己的衣服脱光了之后，又去脱丈夫韩老伟的衣服。韩老伟的胸部大幅度地起伏着，他睡的正实。李娥真不想将他弄醒。但是，她需要他，否则，她一整夜都会失眠。她不明白，她今夜为何体内躁动得那么厉害。

她放弃扒掉他全身衣服的念头。她只将丈夫的裤子小心地扒到膝盖上，然后主动地、小心地索取着。

韩老伟就是疲倦，也不缺少雄性激素，尽管他的大脑处在酣睡状态，但是做爱的器官却十分敏感。

他配合了她。

炕面发出了咚咚地撞击声。

女儿韩小霞虽然睡在炕梢，但是炕面的震动声也传到了她的耳鼓。

女儿从未见到过这种场面。她用手捂着脸，却通过指缝隐隐约约地看到了这一切。

韩小霞在和女伴们一起玩耍时，听她们说过父母在一起做爱时的故事。

但是韩小霞以为那是不可信的。她认为就是有这么回事也只能是发生在别的女孩儿的父母身上，而不会在她自己父母的身上发生。

她认为这种事是见不得人的行为，是羞耻的事。她为父母干出这种事来而感到难过。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却有些面热心跳了。她的下部也开始了某种骚动。她毕竟也是一个十六岁的姑娘了。

她背过脸，想自睡去。

但是，她睡不着了。

她也幻想有一个男孩子爬到她的身上，如此这般地抚爱一番。那种感觉一定很美，让人永远也忘不了。但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男孩子呢？不行，男孩子太嫩，最好有一个大哥哥之类的人，像她的父母那样，也使炕面发出咚咚地震动声……

那个滋味要多香甜有多香甜。

这时，窗外传来一种异样的声音。好像有千军万马在田野上驰骋。

“哗……哗……”

这里久已没有战事，不会是过大兵吧？

韩小霞拿不准。

“哗……哗……”

这声音如狼嚎，似虎啸。

“哗……哗……”

就像全村人一齐在往院子里泼水。

韩小霞感到事情有点不对劲儿了。

“娘，娘，您醒一醒！”韩小霞推着母亲。

“什么事呀？”李娥不情愿地揉着眼睛。

“快听听，外边响着的是什么声音？”韩小霞指着窗外说。

“啊，是河水出槽了！”

李娥说着，便去推韩老伟：“小霞她爹，不好了，发大水了！”

困倦已极的韩老伟，蓦地坐了起来，他一听外面的响声，登时心里一沉，忙拉起李娥和女儿韩小霞，一脚将窗子踹开，冲了出去。

然而，白亮亮的洪水已从河滩上漫卷而来。

这时的村民仍在酣睡着。

韩小霞是全村唯一醒着的人，也是第一个发现了洪水出

槽的人。但是，韩家无法将这一危险的信息通知全村了。因为滚滚的洪水已经铺天盖地而来。

韩老伟一只手拽着女儿韩小霞，向一株老榆树冲去。

这时，第一排大浪已经向这一家三口卷来，韩老伟被冲了个趔趄，但还是站住了。他拚命地拉住在大浪的冲击下摇晃的妻子和女儿，艰难地向那棵老榆树移动着。

他终于在第二排大浪到达之前，走到了那棵粗壮的老榆树底下。他首先将女儿韩小霞托上了树，但待他转身去托妻子李娥时，第二排大浪卷了过来。他险些被大浪击倒，连忙抓住一根树枝，才勉强站住了。但是，妻子李娥却被大浪卷走了。

“娘……”韩小霞绝望地喊叫着。

韩老伟刚欲冲过去救妻子，可是，一排大浪紧接着又卷了过来，这时，大水已经漫过韩老伟的脖颈。

“小霞他爹，照顾咱小霞，千万别来管我！”李娥发出最后一声呼唤，就被大浪吞没了。

韩老伟欲救妻子而不能了。他再不爬上大树，连他自己也面临着灭顶之灾。他万般无奈，只好攀上树枝。

韩老伟和女儿韩小霞在这株大树上一呆就是四天。在这四天里，韩老伟和女儿在树上靠撸树叶填饱了肚皮。同时躲在树上的还有几只老鼠，几条蛇。但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些蛇似乎也知道了韩老伟和他的女儿同是一棵树上的逃难者，竟没有恶意向他们发动进攻，一直保持着和平共处、相安无事的状态。

第五天头上，洪水终于撤了。

全村人都未能幸免于难。韩老伟和女儿韩小霞是唯一活下来的两个人。村里所有的房屋全倒塌了。韩老伟自己那两间草房也变成了一摊烂泥。韩老伟跳下树来，双脚被陷在烂泥里。接着，他又将女儿从树上接了下来。

光吃树叶是填不饱肚子的，韩老伟和女儿都很虚弱。韩老伟放眼望去，村子里的房屋，全被洪水冲倒了。房基变成了村民们的坟墓。韩老伟没有想到，今年的春水竟这么旺，给紧挨着河边的这座小小的村落，带来了这么大的灾难。这次大水，不但使全村的房屋倒塌，村民毙命，还使所有的土地变成了沙丘。

显然，这里已经不能再生活下去了。

韩老伟准备带着女儿去闯北大荒。听说那里土地肥沃，遍地是财富。如果在这十年九涝的家乡饿死，不如远去他乡，说不定还能闯出一条生路来呢。

但是，他和女儿得先填饱肚子。他们饿得东摇西晃的，如何上路？忽然他发现村西大户韩百万家的青砖大院没有倒塌。他想去那里寻些吃的，然后好带着女儿小霞上路。

他领着女儿去了村西。

几天来树上的躲灾生活和丧失母亲的打击，已经使俊俏的韩小霞憔悴不堪了。她艰难地拖着疲惫的脚步跟着父亲向村西走去。

韩百万家的青砖大院套座落在村子西端，距村内约有半

里之遥，大有不愿与那些低矮的土坯房、草房相伴之势。

韩家大院的围墙已被洪水冲垮了，厢房也已倒塌，唯独那几间正房却完好无损。也许，建筑正房时所用的原材料考究，筑造工艺精细，于是便成了全村唯一幸存下来的房屋。

韩老伟怕女儿见了被淹死的尸体害怕，于是他让她坐在碎砖堆上等着他，他自己进屋去找一些吃的。

他首先进了韩百万的屋子。他对这里的一切都是了如指掌的。他是韩百万的佃户，又是本家。尽管四五代之前他们是一个爷爷。但是经济上的差异，冷淡了亲属关系，他们成了本家与佃户的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所以，没有什么特殊重要的事情，韩老伟是从来不进韩百万的居室的。

韩老伟踏着院子里的残砖碎瓦和泥浆，小心地从房门摸进屋去。房门被大水冲垮了，所以门户洞开着。他小心地走进内室，竟发现一个不堪入目的场面。年过半百赤身裸体的韩百万竟和比他小三十岁的妻侄女紧紧地抱在一起，他的妻侄女自然也是一丝不挂。他们就这么搂抱着变成僵尸了。

他们的死态很丑恶。

也许，生前韩百万在妻侄女面前装得一本正经，道貌岸然，可是一到晚上就原形毕露了。也许，没有这场洪水，他们之间这种不可告人的关系永远也不会曝光的。

韩老伟无意之中看到地上有几件衣服。衣服因遭到水浸，湿漉漉的，还混有许多泥沙。那是韩百万和他妻侄女穿的衣服。韩老伟灵机一动，他何不将这两个人的衣服拿到外边去晾

干，抖落掉泥沙，好给自己和女儿韩小霞穿上？也许，穿着这身衣服上路，还显得挺体面呢！说不定人们会将他当成一位阔人，将韩小霞视为大小姐呢。

这么一想，他便将这些衣服团成一团，抱在怀里，又将韩百万和他妻侄女的鞋子拾掇在一起，刚欲离开这里，忽然他的目光又落在放在炕上那一对红漆木的箱子上。

去逃荒，一文不拿是不成的。

韩百万的箱子里，一定有许多金银财宝。韩老伟忽然萌生了一个崭新的想法，如果他能得到一些金银财宝，干脆就和女儿在县城置一幢房屋住下来，还千里迢迢地去北大荒干什么！这么一想，他顿时来了精神，他迈步上炕，但是一脚却将炕面踩塌了，因为炕面已被洪水泡酥了，所以不堪重负。韩老伟已经管不了这些，他伸出拳头，将箱盖捣碎了。但是，他失望了，里边装着的竟是一些契约之类的东西，已经被水浸泡得字迹模糊了。这些东西对韩老伟没有一点用处。韩百万的佃户都在这场洪水中丧生了，韩老伟也不能拿着这些契约、借据之类的东西去向那些佃户催租、索债了。

他又砸开了另外一个箱子。

这个箱子里有些衣物，还有二三十块银元。但是没有什么金银财宝和珍珠钻石之类的贵重物品。显然，韩百万已经将贵重资财不知深埋在什么地方了。韩老伟无须掘地三尺去寻找它们。韩百万有一个儿子在县城，听见这里遭了水灾，定会赶回来，如果发现韩老伟在他家掘地寻银，是不会放过他的。韩

老伟想到这里，只好作罢。于是，他去了仓房，从乱砖碎石底下扒出一些被水泡胀的粮食，走了出去。他将这些东西放在瓦砾堆上，让小霞守着，然后再次进入正房。从倒塌的锅台上拎起一个铁锅，走了出去，这才将他寻来的东西装在铁锅里，走了出去。

“我们去哪里？”韩小霞问爹爹。

“去河滩。我们寻些晒干的碎柴烂木头，升火做饭！”韩老伟说。

于是，韩老伟和女儿在河滩将锅支上，拾了一些碎柴，又将火绒晒干，用火石打着了火。韩老伟将米撒在锅里，用从河里舀来的水煮了起来。不久，锅里就随着升腾的蒸气，散发出一股带着霉味的米香。

韩小霞从来没有吃过这么饱的饭。这顿高粱米饭是第一次没有掺野菜的饭。

父女俩吃饱喝足之后，拣来的衣服也晾晒干了。父女二人穿着体面的衣服，就上路了。

他们到了县城，雇了一辆大车，拉着他们又顺利地到了省城。在省城又买了去哈尔滨的火车票，他们便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哈尔滨这个具有欧洲风格的北方名城，对于久居穷乡僻壤的韩家父女来说，简直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这个崭新的世界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也是充满敌意的。

出了火车站后，面对熙熙攘攘的人群，韩老伟便有些懵

了。这时韩小霞忽然感到干渴难捱，便央求父亲：“爹爹，我们去找一点水喝吧！”

韩老伟怕将女儿渴坏了，便说：“好，你在这里等我，我去找一点水来。”

韩老伟没有想到，他和女儿一走出车站，就被四个歹徒盯上了。他们并不是看到韩老伟穿着一身土财主的衣服就以为他有多少钱财。他们是看中了小美人坯子韩小霞。

这四个歹徒见韩老伟离开了女儿，待他的背影刚消失在人群里，挟持起韩小霞来就跑。

“你们干什么？”韩小霞挣扎着。

“你爹刚才偷了别人的东西，被警察抓起来了，我们带你去警察局，你爹在那儿等你呢。”一个歹徒撒着谎说。

韩小霞半信半疑。

“真的，我们不骗你。我们这里的人都非常文明，大城市嘛。”另一个歹徒安慰她。

韩小霞无奈，只好跟着他们走。

这时，韩小霞听见一个歹徒小声说：“大哥，这个小妞长得真俊，能卖上大价码呢！”

“唔，今天是挺走运！”那个被称为“大哥”的歹徒答道，“肉肥汤也肥，大家都会有好处的！”

歹徒们喜笑颜开了。

韩小霞一听，立刻变了颜色。

她在火车上就听有些旅客说，哈尔滨这一代有许多人贩

子，专门拐卖来北边逃荒的妇女，然后卖到妓院里去，使这些妇女堕入火坑，一辈子再也见不到天日。当时，她还当 做一件奇闻来听，万万没有想到这种可怕的事却真的发生了，而且就发生在她身上。她为什么要口渴，她为什么要让爹爹离开她，她后悔地责备着自己，但是，这一切已是悔之晚矣了。

韩小霞绝望地大哭起来。

有一个路过的行人站下来问：“这小姑娘是咋的啦？”

那个被称做是“大哥”的歹徒说：“这是我的姑娘，她娘刚死。她非要跟了她娘去不可，你说我这姑娘多憨，怎么劝她也不开窍！”

那个过路人看了看，就走了。

韩小霞连忙辩解：“不是……”

但是，还没有等他再说下去，一只大手立刻伸了过来，将她的嘴堵上了。

这几个歹徒走到僻静之处，一个黄皮拉瘦的家伙对那个被称为“大哥”的歹徒说：“大哥，你说这么俊的妞，不享用一下就卖了，您不觉得有些可惜吗？”

为首的歹徒有些为难：“可是，到了老板哪里，人就不归我们了！”

“我们何必直接送到他那里，在半道我们就把她玩了不成？”那黄瘦鬼建议。

“也好！”“大哥”盯了韩小霞一眼，“这小姐怪嫩的，玩起来，要费点劲儿！”

“你嫌费劲儿，我先来怎么样？”黄瘦鬼说。

“妈的，你倒会找便宜！”“大哥”骂道。

“咳，小弟不过是说说而已，我岂能让大哥替我刷锅？”那个瘦鬼扮了一个鬼脸。

韩小霞一听这几个歹徒要奸污她，她拼命地挣扎着。但是，她怎么抵住这几个歹徒的力气呢！她想喊又喊不出来。

“别乱动！”黄瘦鬼说，“一会我们哥儿几个就会让你舒服的，那时候你就会尝到甜头。”

其余几个歹徒发出一阵淫荡的笑声。

那年间，是歹徒横行的世界，他们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作恶，也没有人管。

“我们在哪里玩她？”另一个歹徒问。

“怎么，等不了啦？”黄瘦鬼问，“昨天你不是刚玩完了一个吗？”

“不，昨天那个是啥货色，表面上像个大姑娘，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娘儿们！”那个歹徒抱怨。

“前边是个房框子！”一个歹徒提醒说。

“好，就在那里干！”“大哥”决定。

这几个歹徒将韩小霞挟持进破房框子里。

这是一幢废弃的房屋，门窗和房盖已被人拆走，只剩下四堵墙在孤零零地兀立着。

这里地处近郊，少有行人，正是作恶之地。“大哥”命令黄瘦鬼：“你守在门口。”